

苗岭深处，那一抹永不褪色的红

——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军地赓续红色血脉、弘扬长征精神记事

■王永介 凌方艺

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作为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、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，贵州积淀了深厚的红色底蕴。

1934年，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省，中央红军和红二、红六军团转战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。黎平会议、河口战斗……红军足迹遍及全州14个县市，留下217处革命遗址，镌刻下不朽的长征印记。

红军经过时，纪律严明，对群众秋毫无犯，还开展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运动救济贫民。时至今日，苗乡侗寨仍传

唱着“阳雀记得千年树，苗家记得红军恩”的山歌，抒发了黔东南各族群众感念红军恩情的真挚情谊。

90多年过去，硝烟散尽，红军与苗侗等少数民族同胞守望相助、血脉相连的故事代代相传，早已融入城市的山川肌理，烙印在一代代人心，成为黔东南永不褪色的红色基因。

近日，笔者走进这片热土，聆听军地同心守护红色根脉、挖掘红色历史、传播长征精神的故事，感受长征精神的代代传承、生生不息。

以来，工作人员已累计巡查烈士纪念设施3000余次，发现并整改问题17项。

同时，地处偏远、由村民世代守护的红军墓，在军地有关部门和群众自发的照料下，也得到妥善保护。台江县巫脚交村，无名红军墓被列为党史学习教育和国防教育基地；锦屏县塘东村，第三代守墓人姜华山望着修葺一新的红军墓碑叮嘱后辈：“红军舍命为民，是咱们的亲人。”

那些见证红军长征足迹的桥梁、渡口、旧址，同样在全州的系统性保护中重焕生机。眼瞅着李家大屋旧址修缮项目即将竣工，锦屏县瑶光村村民李茂荣满心欢喜：“当年红军借住李家大屋，乡亲们凑粮送药、救助伤员。如今修缮旧址，守住军民连心的见证，全村人都举双手赞成。”

近几年，黔东南州先后完成榕江朗洞红军驻地旧址邱家大院、镇远红九军团司令部旧址等60余处红军遗址的修缮工程，让散落的长征印记得到守护。

挖掘“将历史转化为可触摸、可感知的现实力量”

“于黔东南州而言，红军长征留下的不仅是足迹，更是一座宝贵的精神富矿。”2024年，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全面启动。以此为契机，黔东南州统筹退役军人事务部门、党史部门及军分区等多方力量，抽调人员组成数十人的史料整理专班，目标只有一个——全面挖掘整理境内的红军长征史实。

“寻访的第一站，我们选在了锦屏县。”专班成员、锦屏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干部欧汉阳介绍，锦屏县是红军长征两次转战的重要地域，红六军团与中央红军先后过境，留下河口战斗等重大史实。可在县档案馆查阅资料时，大家发现：馆藏长征实物不少，文物出处、背后故事却记载有限。

“乡间祖辈口口相传的话，可能就是破解史料空白的钥匙。”为补齐馆藏文物散落的史实，工作人员分片走进全县大小村寨，登门走访红军后人、高龄老人、老党员和本土文史爱好者。

口述史料整理，难点在于多方信息的交叉核验。“不同渠道获取的信息常有出入，有的地名几经更改，有的人名在口口相传中‘走音’。”专班成员、县本土文史研究者杨秀廷对此深有感触，“还原一段历史，往往要反复比对、多方求证。”

为厘清馆藏文物一双铜筷的完整来历，工作人员顺着档案记载“1952年，韶雷村吴家后人捐赠”这条线索，三进韶雷村摸排吴姓族人，拿着文物照片询问知情老人，同时交叉比对锦屏民国乡土文书档案、1952年全县土改文物

上交登记台账、红六军团过境黔东南民国旧政权存档三类原始档案，逐项核对过境日期、村寨地名、人物信息、文物上缴记录，再经专家集体研判，最终还原铜筷背后的史实。

1934年9月23日，红六军团先遣分队30余名官兵进驻启蒙镇韶雷村，就地借宿吴吉保家。期间，吴家人传递消息帮助队伍成功避险。红军撤离前，为答谢吴家人，将随身携带的铜筷赠予吴吉保。

“一双铜筷，让我们感受到红军与群众的鱼水情深。”杨秀廷感慨，正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，靠着实打实的群众路线，经历了长征考验的红军队伍最终走向了胜利。

在台江县岗党略村，年近八旬的苗族老人石定录拿出珍藏的马鞍布套，娓娓道来“红马鞍”的动人故事。1934年12月，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偏寨村（现为岗党略村），石定录的祖父石三林主动腾出房屋、拿出粮食，收留照料红军伤员，并为红军引路、协助搭建浮桥。临别之际，红军将伴随部队征战的一副马鞍赠予他。石三林当时并不知道，住在自家的正是毛泽东、张闻天等中央首长。

历经8个月的全域走访与史料考证，专班累计整编长征专题文稿，红色口述史料近21万字，增补革命遗存点位112处。“散落各处的史实碎片串连出完整的历史，长征不再是书本上抽象的叙述，而是化作可触摸、可感知、可传承的现实力量。”专班负责人如是说。

活化“更直观地体悟长征故事、传承长征精神”

“在高高的青山脚下，有一条弯弯的小河，它流淌着多少红军的故事，流来了新时代甜蜜的生活……”暖风习习，傍晚的黎平县佳所村红军文化广场热闹非凡。吃过晚饭的村民，三三两两围聚广场的舞台前，观看村里红歌队的表演。

“刚才我们唱的首歌唱叫《红歌飘荡的地方》，是佳所村村民自创的歌曲。”今年70岁的红歌队长杨昌良介绍，队员大多是本村村民，身着特色民族服饰，用地道乡音传唱长征故事。

佳所村是侗族聚居地，也是中央红军长征途经的重要站点。当年，红军在此休整期间，广泛宣传革命道理，救助贫苦百姓，还与村民一同打井，结下深厚的鱼水情。

怀揣老有所乐、传唱红歌的心愿，2022年，杨昌良与同村的杨昌黎、杨昌武、杨绍伟一拍即合，开始组建红歌队。初创之时，只有几位村干部和老师参加。随着队员登台展演广受好评，这支乡土红歌队进入凯里军分区的视线。

“传唱红歌是传承红色基因的有效方式。”凯里军分区联合地方相关部门因势利导，组织民兵骨干与红歌队队员结对，依托红军在佳所村的战斗和生活经历，梳理创作《牛角岩战歌》《红军井的故事》等12首红色歌曲。

该军分区政治工作处负责人介绍，慢慢地，越来越多村民主动加入红歌队，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也不识谱，但学唱红歌的积极性很高，有的还自费购置萨克斯、大小提琴、小号等乐器，如今队伍规模已壮大至200多人。

2025年，黔东南州常态化打造“佳所红·周末歌会”特色品牌，进一步扩大红歌传唱的覆盖面和影响力。

“没想到，周末歌会吸引周边村镇31支民间歌队参与，短视频平台在线观看人数突破3.2万人次。”佳所村党支部书记杨香宾说，村民们把当年红军帮助修井、架桥、分粮的故事写进歌词里，再一首首唱出来，歌声飘过红军井、越过牛角岩，把侗家人对红军的深情和感念传向山外。不少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看到视频，专门打电话来为村民点赞，有的还寄来自己创作的词曲。

无独有偶。去年9月，由军地部门精心创排，反映1934年红军途经黎平发生故事的侗戏《红军来到我家乡》一经亮相，线上关注度就突破500万人次。

“红色电影《一件毛衣》《生死黎平》、侗戏《我为红军簸米忙》、大型情景剧《黎平会议新曙光》等一大批红色文艺作品的相继推出，为群众更直观地体悟长征故事、传承长征精神提供新的载体。”凯里军分区有关负责人介绍，活化红色资源的溢出效应凸显——红色文旅热度上扬，2025年，仅黎平会议旧址接待游客数就达到16.53万人次。

苗岭苍苍，江水泱泱。90多年前，红军走过贵州的山山水水，铸就不朽传奇。90多年后，黔东南州深挖并守护这份沉甸甸的红色家底，为了更好地前行，为了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。

图①：位于黔东南州剑河县镇江村的“毛主席送毛衣”纪念碑。

钟传坤摄

图②：退役老兵在烈士纪念碑前为小学生讲述红军故事。

刘灵堃摄

图③：黎平县佳所村“佳所红·周末歌会”活动现场。

吴敏敏摄

图④：专班成员寻访台江县岗党略村老人，挖掘长征故事。

田茹瑛摄

图⑤：剑河县军地组织学生开展“重走长征路”活动。

谢达意摄

图⑥：剑河县镇江村红色教育基地全貌。

李志华摄

图⑦：黄平县人武部组织党员在红军长征黄平纪念碑前重温入党誓词。

罗洪珍摄

版式设计：王秋爽

孟夏，清水江碧波荡漾。贵州省锦屏县瑶光村的古渡口上，新修的浮桥犹如白色长龙纵贯南北。

这座古渡口，还有一段红色往事。1934年12月，中央红军先头部队挺进锦屏，在河口一带与国民党守军激战。红军官兵冒着枪林弹雨强渡清水江，歼敌200余人，打通了进军贵州的通道。红军总部进驻瑶光村李家大屋，在苗乡播下革命火种。

长久以来，清水江阻隔两岸，渡口偏僻闭塞。瑶光村产业单一，村民大多靠务农为生，收入微薄。古寨虽有深厚红色底蕴，却始终藏于深山，不为人知。

转机出现在这几年。黔东南州深度挖掘本地红色资源，修缮红军古渡口、河口战斗遗址，提质改造红军广场等红军纪念设施。

古渡口映照新生活

■张虎

红色阵地的焕新升级，吸引一批批研学团队、游客慕名而来，村里顺势打造“重走一次红军长征路，聆听一个红色故事，体验一次红军餐”文旅项目，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长征精神、传承红色基因。

红色文旅的发展，为乡村振兴带来新机遇。村民们将闲置老宅改造成特色民宿，家家户户开门迎客，在家门口吃上“旅游饭”。从此，江畔村寨变了模样：农家庭院干净整洁，民宿客栈错落有致，往来游客络绎不绝。

一家民宿客栈老板赶上了好时候，自家共有10间客房，每逢节假日基本满房。平常日子，每月也能稳定增收6000元，“背靠红军古渡口，不出村就有钱赚，把日子过美了”。去年，锦屏县全年接待游客超350万人次，红色文旅成为县域经济、乡村发展的特色支柱产业。

这些年，瑶光村的变化，折射出瑶光人的前行足迹。在他们心中，红军渡口从来不只是一处遗址。当年红军首长对乡亲们说：“等我们以后胜利了，会给你们建一个美丽的家园。”如今，浮桥连通清水江两岸，古寨蝶变。瑶光人的红火日子，正如先辈们当年所愿。

守护“保护红军纪念设施，是我们的历史责任”

初夏时节，黔东南州黎平县少寨村，八舟河水流潺潺，河面上的红军桥吱呀作响。

天色阴晴不定，一大早，少寨村村民吴锡焰如约来到红军桥巡查值守。自5月下旬黔东南州进入雨季以来，他便和村民们自发轮流守护这座桥，“洪水来临前拆下桥板妥善保管，洪水退去再重新架设”。

这座木桥颇有来历。1934年12月，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到达少寨。为帮助红军过河，少寨群众拆门板、扛圆木，与红军一起打桩铺板，合力建起这座长约80米、宽约1.3米、高约3米的木桥。

多年来，洪水数次冲垮木桥，村民总是自发筹资修缮。如今，保护这座桥被写入少寨村村规民约。“这桥在，红军的故事就在。”吴锡焰朴实的话语，道出全村人共同的心声。

在黔东南州这片红军长征转战过的土地上，红军墓、红军渡口、红军标语等反映红军长征的遗址遗迹星罗棋布。它们承载着一段段鱼水深情的红色记忆，却也面临被风雨侵蚀、时光磨损的困扰。

“红军纪念设施是留存长征记忆的实物载体。守护好它们，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。”近年来，黔东南州军地协同发力，通过登记纪念设施产权、分批修缮破损旧址、健全分级巡查管护制度、组织退役军人与民兵常态化值守等举措，全方位加强红色资源管护。

“当年红军转战黔东南，受长途行军、敌军围追堵截等因素影响，不少革命先烈长眠于此，全州登记在册的红军墓有124座。”凯里军分区有关负责人介绍，2021年以来，该州军地组建州、县、乡、村四级专项工作组，系统推进红军墓地规范化管理。他们逐一为红军墓建档立卡，并结合烈士亲属意见分类施策，将76座零散烈士墓迁葬至烈士陵园集中管护，剩余48座就地修缮。

亲历集中迁葬仪式的退役军人李冬琦感慨万千：“散葬的革命先烈终于有了安稳归宿。全州推进烈士纪念设施不动产产权证办理，让烈士的安息之所有了受法律保护的‘红色身份证’。”目前，全州已完成28处县级以上、5处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确权登记，从法理层面筑牢红色遗存保护屏障。

2024年，《黔东南州烈士纪念设施巡查制度》出台，进一步明确设施本体保护、周边环境及管理责任落实等问题。该州双拥服务和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工作人员郑路艳介绍，制度落地

